

荧屏亮点

《闪耀的她》:是爽剧,但奈何我已疲倦

同性倾轧、主妇觉醒、渣男叙事,《闪耀的她》把女性群像剧的套路走的是明明白白,只不过,这种戏剧化、强冲突的情节和流水线上走下来的同质化男女主角、男女配角,已然无法迎合如今观众的审美,旧的“流量密码”也不再适应社会思潮在不断变化中的“她时代”。

钟玲

如果在最近的荧屏,找到一部令人如坐针毡的电视剧,那非它莫属——由秦岚、张萌、刘芸主演的都市女性情感剧《闪耀的她》。只看剧名以为是大女主剧,但从平行的三条故事线来看,似乎女性群像剧更为贴切。从2016年《欢乐颂》第一部横空出世,到2020年《三十而已》成为年度爆款剧出圈,以女性成长为主题的女性群像剧就像雨后春笋遍布“山林”,但质素却参差不齐,有剑走偏锋口碑大获成功的《爱很美味》,也有以催婚本质遭遇滑铁卢的《谁说我们结婚了》;有聚焦于大都市异乡青年的现实生活状态而引发共鸣的《我在北京挺好的》,也有因脱离真实生活情境而扑街的《北辙南辕》;有从“小人物”的故事入手获得大众共鸣的《二十不惑》,也有播出后热度不高变成小透明的《机智的上半场》……

当然,哪怕是这些女性群像剧中的上乘之作,也没有能复制《三十而已》曾经的辉煌。这一次,《闪耀的她》同样以三个不同背景、不同生活状态的女性为主角,但故事讲得却惨不忍睹,某时某刻还想让人“拍案而起”。

男一号丁宁和女一号管文,儒雅“男霸总”和高冷“女霸总”的情感交集原本是剧中最大的看点,两个智商相当的熟男熟女的爱情应该很精彩才是,但桥段老套,全是从古早言情剧里搬来的惯用手法。年少时因误会分开,中年人生又再相遇续前缘,但从互为仇敌到情暗生,二人总是因为各种意外产生肢体的亲密接触——管文每一次发生状况,丁宁都在场并英雄救美!在公司时,管文被别人碰倒转圈圈入丁宁怀中;在泳池时,管文不小心就要跌入泳池,丁宁一把将她拉住救了她;在攀岩时,管文从高处一脚踏空,又是丁宁跑过去来了个公主抱;在健身时,陌生人撞到了丁宁,瞬间让他与管文吻上了……诸如此类的巧合数不胜数,同款桥段屡试不爽!不腻?反正,我的眼睛已疲劳。

《闪耀的她》里女性的人设,就像是公式化的复制粘贴。

如今的女性群像剧,女主角中一定会有一个女强人,都是那种打扮干练精致,雷厉风行、我行我素的职业女性。《闪耀的她》里秦岚饰演的管文,就是这种众人眼中的“女魔头”,并且,她就像开了金手指,在自己的



领域叱咤风云,职场里所有的事情在她的面前只有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只要出手,必能摆平。

女性群像剧的闺蜜团中也绝对少不了全职太太。《闪耀的她》中,张萌饰演的景知秋,老公负责赚钱养家,她负责貌美如花。她原本是一名演员,为爱甘心隐退,从此照顾家庭,每天盯着欲上位勾引她老公的女秘书,还要与刁钻的婆婆斗智斗勇,被催生二胎,被束缚身体和灵魂——重返舞台,在婆婆眼中就是“抛头露面”太丢脸。

还有一个,就是家境良好的傻白甜,没什么野心的“小公主”,这类女性人物设定可对标《三十而已》的钟晓芹、《欢乐颂》中的关雎尔。《闪耀的她》毫无例外也设定了这样一

个角色陈莹莹,但她更傻更白,成了“冤大头”。爱情、婚姻,在这里全都变了味道,遇上了一颗心机凤凰男,住她的房子,利用她的人际关系升职,结婚不到半年就出轨。最可怕的是,还利用陈莹莹的善良,带着自己的表姨一起“吸血”。

女强人专心搞事业,必会遇上竞争对手搞不良竞争;全职太太照顾家庭,生活目标就是阻止丈夫外遇;恋爱脑的傻白甜,被丈夫伤害还不知自爱,就算没有奇葩的公婆,也会有奇葩的亲戚……

是不是似曾相识?人设、情节,就像是批从批发市场批发来的一样,一样的女性困境,一样的有“小人”祸害的职场,一样的情感纠葛,一样的家庭

问题……无论是职场焦虑,还是婚姻危机,你想看点新鲜的?那是真没有。倒是,想要狗血有狗血,毕竟陈莹莹丈夫的表姨,可以无耻到让你肾上腺素飙升;想要蜜糖也有蜜糖,毕竟管文与丁宁两个优质男女,共同搞事业的过程中相爱细节甜度爆表。

只不过,这狗血黑暗到让你怀疑人生,蜜糖也理想到让你怀疑人生。

题材陈旧,主角们人设的常规化没有新意,而女配角身上,又处处可见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为了强化主角团在工作与生活中的困境,《闪耀的她》为她们各自设置了障碍,她们最大的“绊脚石”也都是女性,但一个赛一个的“丑陋”:莉迪亚,是与管文竞争总监的对手,但能力不如管文,于是她就每日像战斗机一样,处处针对,并为了升职不惜陷害管文;景知秋丈夫王立仁的女秘书丽莎,目标就是高嫁,因此明知对方已有家庭,无数故意色诱,且用各种上不得台面的小伎俩对付景知秋;陈莹莹丈夫林浩的女同事王芸芸,娇小可爱楚楚动人,几乎没什么手段就把林浩俘虏,但她原本就有男友一直被对方供养,还一脚踏两船……“扯头花”的竞争者、以色诱人的女秘书、功利的“第三者”,几位女性配角都作为反面形象出现,也反映了社会对某一女性群体形象的认知和态度,依然存在固有印象里的偏见。

看得出来,《闪耀的她》也是有自己的态度的,所以前二十几集,那些引人不适的奇葩桥段,在后面有所收敛,女主角的生活都有了改变——

女强人管文,在与丁宁努力追求事业的同时,获得了双向奔赴的爱情;全职太太景知秋,终于意识到失去了自我价值的她也没有了自己的人生,重回舞台找到了自我;傻白甜陈莹莹,在丈夫出轨后及时止损,开启新生的同时也收获了新恋情……

这是《闪耀的她》所诠释的女性成长。的确是一部励志爽剧,有亮点,有爆点,无论是管文的“所向披靡”,景知秋的“重塑自我”,还是陈莹莹的“回头是岸”。

但一方面,《闪耀的她》里曲折的女性成长的过程,抑或是过于理想化的结局,都与真正的现实主义有一定的距离,话题先行的创作方式对女性题材剧也早已成一种桎梏,不再具有新鲜感;另一方面,同性倾轧、主妇觉醒、渣男叙事,《闪耀的她》把女性群像剧的套路走的是明明白白,但这种戏剧化、强冲突的情节和流水线上走下来的同质化男女主角、男女配角,已然无法迎合如今观众的审美,旧的“流量密码”也不再适应社会思潮在不断变化中的“她时代”。当多元的独立女性成了无数女性群像剧里被贴上标签的“她们”,妄想成为“爆款”复刻《三十而已》的成功,如果不在叙事方式、主题内涵上有所创新,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新时代女性的独立故事中,女性的勇气、智慧和女性价值的表达,仍有更广阔的叙事空间,在女性题材剧已相对狭窄的叙事维度里,该尝试打破旧的思维定式,去突围并完成“自我进化”了!

《像这样的小事》:



吴玫

爱尔兰是一个文学生长得特别丰茂的国度。这些年风靡一时的歌曲《当你老了》的歌词,出自爱尔兰诗人叶芝之手,孩子们喜欢的童话《快乐王子》的作者是爱尔兰作家王尔德,上海的一些老人喜欢哼唱的沪剧《少奶奶的扇子》也改编自他的剧本《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说到剧本,不得不提到另一位爱尔兰人萧伯纳,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生创作了10多部剧作,被称为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至于詹姆斯·乔伊斯,更是世界上所有作家中的作家,能荣膺这样的称号,是因为他创作了那部让人望而生畏却又不甘心与它们擦肩而过的文学巨著《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可就在那两部大书前倍感气馁时,他的成名作、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却又让我们感受到了一马平川的阅读喜悦。

如上所述的爱尔兰作家,几乎都活跃在19世纪后半期或20世纪前半叶。光阴流

她的书写让“小事”变得越来越重要

“从冬日的天空到最轻微的话声,再到烘烤圣诞蛋糕,克莱尔·吉根让她笔下的时刻变得真实——继而变得重要。”

逝,爱尔兰的文脉却从没有断裂过,今天活跃在世界文坛上的爱尔兰作家,就有科尔姆·托宾、克莱尔·吉根、多纳尔·瑞安等等。当代爱尔兰作家,当然远不止这三位,只是,他们三位译成中文的作品中,我读过科尔姆·托宾的大部分作品,多纳尔·瑞安的一半作品,克莱尔·吉根的作品读得少了些,只精读过她那本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经典”系列的《走在蓝色的田野上》和刚刚问世的《像这样的小事》,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我更喜欢克莱尔·吉根。为什么?

犹如《走在蓝色的田野上》这一书名,克莱尔·吉根的小说像是一次次地让语言漫步在田野上,很多时候不疾不徐,风吹来雨打来时,也就是紧赶几步,从不疾步狂奔。语言如此,克莱尔·吉根小说中的人物更是如此,总是不紧不慢地应对着爱尔兰蓝色田野上的人情世故。用这样的语言推动这样的人物构成的故事情节,当然都是些毫末小事,所以,刚一拿到《像这样的小事》,读着书名我的即时反应:这就是克莱尔·吉根。

故事发生在爱尔兰东南部的小城镇新罗斯镇。像欧洲所有小城镇,新罗斯镇也有一座修道院。小说的主人公比尔·弗隆在镇上经营煤和木材生意,对生活在新罗斯镇的爱尔兰人来说,可少不了比尔·弗隆的这门生意,因为,那里的冬天太冷,少不得用来取暖的煤和木材。修道院也少不了比尔·弗隆,不,应该说比尔·弗隆得背靠修道院,因为,修道院是比尔·弗隆的大主顾。

比尔·弗隆是白手起家的,这个始终不知道父亲是谁的男人,从小随母亲生活在镇上有钱人威尔逊夫人的大房子里。威尔逊

夫人没有因为比尔·弗隆是女佣的私生子而歧视他,夫人给予比尔·弗隆的最大恩惠是引导他喜欢阅读。自立门户做起了煤和木材生意后不久,比尔·弗隆又娶了自己心仪的女人艾琳,现在已经是5个女孩的父亲。得到了家庭快乐不待言,但家庭负担也让比尔·弗隆忙得脚不沾地,即便如此,他还一心想着再读一遍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给家庭准备的圣诞礼物,他首选一本大辞典。

那些读过的书会在比尔·弗隆的心里开出一朵什么花?

后天就是平安夜了,比尔·弗隆给修道院送煤,当他费力弄开了结霜的插销推开修道院煤棚的门时,看见里面有个女孩。弗隆判断她在煤棚里待了不止一夜。“我总算出来了。”缓过劲来的姑娘说道。比尔·弗隆当然听清了姑娘的话,但他还是把她送回了修道院。嬷嬷想方设法地掩饰,让弗隆心生疑虑,等到那姑娘按照嬷嬷的意思洗漱干净后重新站到弗隆面前时,弗隆下意识地问姑娘:“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孩子?”,这一问,让姑娘倒吸一口气后哭了起来,弗隆因此记住了这个姑娘的名字,萨拉。

那以后的几天里,比尔·弗隆始终想着萨拉,“最让他感到难过的是姑娘被人控制着,而他当时就在场,竟然听之任之……”

平安夜,镇上的家家户户都在做着过节的各种准备,比尔·弗隆因为心里装着萨拉而愈发不安起来。照例请煤场的工人们到基欧太太的餐厅吃饭,付款的时候基欧太太警告弗隆:“对于那里的事情,你说话可得留点神。”弗隆明白,基欧太太嘴里的那里,就是修道院。但基欧太太还是生怕弗

隆不知深浅,又以弗隆的女儿们想进的那所学校其实与修道院是一回事,来加重自己话语的分量。

去小店取到特意为大预订的圣诞礼物一双漆皮鞋后,比尔·弗隆是想回家的,他知道,太太和5个女儿已经把家布置得很有圣诞节的气氛了,就等他回家。但是,强烈的不安感带着比尔·弗隆又来到了修道院,找到萨拉后对她说:“你跟我一起回家吧,萨拉。”

如克莱尔·吉根替这篇篇幅不大的小说起的名字一样,比尔·弗隆只是做了一件小事,把不被修道院嬷嬷喜欢的萨拉在平安夜这一天接回了家。可读完克莱尔·吉根替《像这样的小事》加的后缀《按语》,一个疑问就会在心头生成:为这个故事起名“像这样的小事”,克莱尔·吉根是否采用了反讽手法?

在《按语》中克莱尔·吉根写道:“爱尔兰最后一家抹大拉洗衣房直到一九九六年才关闭。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和妇女在这些机构里被隐藏、监禁和强迫劳动。一万是个保守的数字,更准确的可能是三万。”

据这样的资料写成的《像这样一件小事》,正如科尔姆·托宾所赞扬的那样,“从冬日的天空到最轻微的话声,再到烘烤圣诞蛋糕,克莱尔·吉根让她笔下的时刻变得真实——继而变得重要。”其实,科尔姆·托宾的评价也适合他的创作。叶芝、王尔德、萧伯纳、詹姆斯·乔伊斯他们,不都在用高超的文学技巧让自己笔下的时刻变得真实,从而让“像这样的小事”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吗?



场馆/青铜的启示——〇〇〇/布面油彩/149x179cm/1991

“感性”是女艺术家创作中一个无法绕开的议题。感性赋予了她们在艺术观念、美学语法、媒介传播等方面的独特表现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感性”也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中,他认为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感性生产”的过程。可以说,来自女艺术家的感性生产为我们构筑了更加多元的世界景观。女艺术家有感而发,因兴而起,通过不同的维度感知时间与空间,身体与精神,宏大与日常,将感性信息进行转化演绎,诠释对自我、对经验、对时代的体悟与认知,释放鲜活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

“多维的感性——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女艺术家作品专题展”于近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四层展厅开幕。作为文化和旅游部2022年度全国美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入选项目,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主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设计总监、副研究员纪玉洁策展。

展览以“感性”为核心议题,精选42位馆藏女艺术家的42件/组作品,从“具身之感、秩序之感、媒介之感”三个维度对女艺术家的创作进行观察、阐释和研究。展览从概念提炼到空间设计,从策展语法到视觉叙事都试图以感性聚合,以感性觉照,以感性润色来完成。通过梳理感性驱动下女艺术家对日常生活的体悟,对时代变迁的观察,对精神世界的构筑,呈现一个多维的感性图景。

此次展览立足学术研究,从“感性”议题切入,将性别视角融入对藏品的梳理、阐释与展示,是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立足藏品,倡导学术性、时代性和多样性展览策划的一次有价值的实践。展览不仅探索了美术馆藏品的多样化叙事,丰富了包括当代艺术、青年艺术、近现代美术等在内的馆藏展览类别,更拓展了馆藏研究与策展的视野,对于建构美术馆独具特色的展览体系,推进艺术史的研究与激励艺术创新创造,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次展览将于9月1日结束。(钟玲)

新书祭

《姐妹》



吴敬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3年5月版

这是一部聚焦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女性的长篇小说,通过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对复杂的人性进行剖析,逐渐揭示着社会中的众生相,借烟火气息唤起对逝去往事的记忆。

书中的情节充满强烈的戏剧性,小说讲述了在陕西凤栖镇西街村的姐妹们各自生活的道德坚守:曹喜鹊对象征自己爱情的合欢树不离不弃;颜秋红热爱乡村传统文化传承文化遗产;郎碧玉对执着于乡村基础教育的初恋的支持;乌采芹放弃婚姻敢于独立,回归青山绿水的乡村。这样的女性群像,绽放出温馨温柔、温暖湿润的女性之光,同时也折射出时代在她们身上的烙印,展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新时代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曹喜鹊等女性的生活经历,反映了当下城乡文化之间的传承与再生,以及人们对绿色生态的追求和回归。

《慢慢告别》



不良生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3年7月版

《慢慢告别》是作家不良生再袭其前一部口碑之作《云上:再见啦!母亲大人》的亲情画卷,全书分为上、下篇。在上篇中,重述了母亲的少女时代、青年人生、中年晚景、临终时刻及故去后的余音;在下篇中,回忆了很少提及的父亲,亦以白描的手法讲述了自己生命里的亲人的故事。全书以苏北小镇的一对寻常母子横跨30年的轨迹为脉络,杂糅形形色色的家长里短,世事聚散,呈现烟火人间的缩影,全景展现了一幅中国式家庭群像画卷。《慢慢告别》以生命经验雕琢的书写,将人生种种美丽与哀愁表达得温润如玉、沉静似海。与读者亦步亦趋分享真实生活的力量;如果你因哪一处语句流下眼泪或心头一暖,不用怀疑,那正是远行者给予人间衷心的馈赠与祝福。(端木紫)